

捉放葉挺記

周劍心

「新四軍長」殺人魔王

西安事變以前，朱毛被國軍圍剿追擊，偏促陝北一隅。其殘餘武裝，為數甚少，本可迅速就殲。乃七七抗戰爆發，使毛酋獲得喘息機會。朱毛乘機表示放棄武裝暴動。「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蔣委員長命令，參加抗戰行列。政府為了團結禦侮，雖知毛共的承諾虛偽不可靠，但仍寬大為懷，將陝甘寧一帶的殘餘紅軍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以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劃歸第二戰區閻長官錫山節制。又將閩浙贛邊境一帶方志敏和葉飛所遺下的殘餘游擊武裝，改編為新四軍。以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受第三戰區顧長官祝同節制。改編後的紅軍，本性難移。一仍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為能事。到處襲擊國軍，吞併友軍，奪取裝備。裹脅民衆，擅自擴充武力，設卡抽捐，到處勒索，破壞行政系統，倒行逆施，種種罪行，更僕難數。

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何參謀總長應欽，白副總長崇禧，發佈皓電，勸令黃河以南之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往黃河以北對敵作戰。

皓電說：

「最近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於八月十一日分頭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沈主席（鴻烈）以遵令避免衝突後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魯村。又復繼續進攻。魯省府及所屬部隊，損失甚大。經統帥部嚴令撤退，並令于總司令學忠查報。據于總司令電復稱：『查徐向前部於十四日攻佔魯村。本部一再電徐制止，撤出魯村。徐當即復電願遵令辦理，但並未實行。迨新、博一帶之敵進犯魯村，徐部乃於十八日不戰而退。該地遂於十八日晨被敵佔領。二十二日敵退，徐部復入魯村，至二十三日始撤去』等語。」

山東方面十八集團軍如此，再看長江方面之新四軍如何？皓電有謂：

「此外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壩等地。又陷泰興及泰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北補給線。統帥嚴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開始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啓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陸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同時北面十八集團軍彭明治部，復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夾擊。查蘇北、魯省皆非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作戰區域。各該軍竟越境進攻。似此對敵寇則不戰而自退，對友軍則越境以相侵；對商談後提

示之方案則延宕不遵。而以非法越軌視為常事。此不特使袍澤寒心，且直為敵寇張目也。」

破壞抗戰罪無可道

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之抗命違紀及其包藏禍心倒行逆施之種種，讀了上引電文，已可知其梗概。現在筆者再將這個歷史文件最後結論引述如下：

「綜觀過去陝、甘、冀、察、綏、蘇、皖等地歷次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餉少之妄說，其癥結所在，皆緣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四端，實為所謂磨擦事件發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非法行動之事實。若不予以糾正，其將何以成為國民革命軍之革命部隊？除蘇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實遵辦外，故奉諭將前經會商並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達。關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作戰地境內，並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靜候中央頒發對於執行提示案其他各問題之命令。」

這是戰時參謀總長對所屬部隊長頒發的皇軍命令，電文列舉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種種抗命違紀罪行，都是顛撲不破的事實。絲毫不容置疑。

而所謂新四軍事件，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所演變形成。

自中央決定新四軍北調以來，第三戰區顧長官祝同，於二十九年十月下旬，令派駐於寧國之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前往涇縣與新四軍首長葉挺、項英等會談。葉等提出要求如下：

一、預發五個月薪餉，並發給開拔費二百萬元；

二、一律換發新式槍支，及子彈一百萬發；

三、留一部武裝於銅陵、繁昌一帶；

四、江南新四軍祇開至蘇南為止。

上官總司令以該軍此種無理要求，跡近要挾，無法答覆，乃於十一月中旬命葉挺督謁顧長官，面陳意見。顧長官允撥五萬元。並將其他各點轉呈 委員長核示。

同月下旬再度轉令，限新四軍於十二月底以前全部開拔完畢。

這時新四軍內部意見紛歧。葉挺力主固守皖南，項英主張在江南各省游擊。曾於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涇縣雲嶺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討論拒絕北調問題。作了如下之決定：

一、堅決拒絕北調，決定移赴蘇南。先佔金壇、丹陽、句容、郎溪、溧陽等縣。擴充並加強東南各政治機關。期於短期內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區，建立根據地。

二、先以政工人員，地方幹部及武裝工作隊等繼續開赴蘇南。在金、丹、句、郎、溧五縣間，擴充組織，以待全部到達後，展開攻擊。消滅

第二游擊區之國軍，以便向太湖、浙西擴展。

三、為爭取開拔費及彈藥各五十萬計，集中兵力於涇縣、繁昌一帶，以為聲援。

四、以日艦封鎖長江為由，拒絕由皖南渡江。力爭經蘇南渡江，以便順利移赴蘇南。

五、覓尋機會，進襲國軍。配合蘇北勝利，造成動亂局勢，以改變北調命令。

新四軍北開路線，原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決定，經銅陵、繁昌一帶渡江，一路照規定路線北上，一路由宣城、郎溪以入蘇南，經溧陽、金壇、句容等地北渡。雖經令飭遵照，仍毫無開拔動靜。

截至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新四軍轄下之地方幹部，自衛隊與民衆團體等工作人員，共約八千餘人，方依照其預定計劃，向蘇南溧陽、溧水等地移動。

新四軍在皖南之主要戰鬥力量，共計一萬人左右。該軍於逃走非戰鬥人員及擴編部隊完畢後，已逾限令北開規定時間（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至三十年一月三日，仍盤據於涇縣、南陵、銅陵之間，（即孤峯鎮、三里店、中村、何家灣、丁潭、雲嶺、章家渡鎮等地）毫無北移跡象。

其實，就在此時，新四軍正秘密準備襲擊國軍第四十師。

戰時陪都複雜特殊

因為第四十師由蘇南換防至後方整訓，新四軍早悉其行軍道路。嗣知該師於元月一日下午到

連三溪與榔橋鎮之間，認為乃襲擊四十師唯一之機會。遂於四日夜全軍潛伏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發制人手段，以期各個擊破。其所定計劃，係殲滅第四十師後，即以其左支隊在丁王殿、板橋一帶，牽制一〇八師；以中右兩支隊急趨胡樂司、甲降、東岸一帶，奪取倉庫被服糧彈，直襲上官總司令部。然後與左支隊分趨郎溪、溧陽會同蘇南部隊夾擊冷欣部及郎溪一帶之國軍。果然，新四軍突於三十年元月四日夜悉數南移。進駐茂林、巧峯鎮、銅山等村，並封鎖消息，禁止民衆外出。五日夜分左中右三路向國軍第四十師進襲。同時另一股向上官雲相總司令部猛攻。

第三戰區顧長官據報後，以該軍不但不遵令北調，反而南下襲擊國軍，形同叛逆，實屬不法已極。乃下達緊急處置命令。同時被該軍襲擊之國軍，亦為自衛而應戰。

於是一場相當規模之戰鬪，隨之展開。

激戰至元月八日晨。新四軍見計不得逞，乃分頭撤退逃竄。一股企圖東進入浙江之天目山。一股退至太平縣南之黃山，企圖竄入皖、贛邊境。八日晚國軍向榜山挺進。新四軍憑山腰工事頑抗。九日拂曉，新四軍一部出榜山向東，與國軍第四十師激戰。國軍應援各部繞襲其後，加以包圍解決。直到十五日方才全部肅清。

新四軍軍長葉挺就擒，參謀處長趙凌波，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勞，敵工部長林直夫，秘書處長黃誠及各級幹部以下官兵士兵等共俘獲三千餘名。惟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秘書長李一

泯、軍分會委員梁璣、副官處長黃序同等在逃。顧長官既擒獲新四軍軍長葉挺並俘獲其所屬官兵三千餘名。除軍長葉挺由長官部押訊外，其餘俘虜，分由駐贛方濬瑕之憲兵第八團及張慕陶之憲兵第十五團任羈押與訊俘之責。

迨三十二年三四月間，憲兵司令張鎮（真夫）先生奉到密令着即準備接收葉挺予以秘密看管。筆者充憲兵中校，奉指派策劃指揮一切。遂即着手準備接收工作。

這裏應該補敘一下當年重慶的政治環境。戰時重慶為陪都所在。有毛共公開的駐渝辦事處，設在曾家岩五十號；留渝代表有周恩來、董必武諸酋，另有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以錢之光為處長，機關設在小龍坎紅岩嘴的山上，有武裝警衛。另有毛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在渝公開出版發行，日以造謠誣毀為能事。此外還有「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民主同盟）等共匪外國組織與地下組織，憑藉公開掩護，相互結合，為匪張目。政治環境之複雜，可以想見。自新四軍事件發生以來，緊張的政治空氣。和毛共的謠言攻勢仍瀰漫陪都。故對葉挺之解回重慶，必須特予保密。戰時交通不便。從江西長途押解要犯到重慶，且須保密，可謂難上加難。一路水陸兼程，費時近月。此項艱鉅任務，係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派員擔任之。對於這些機智勇敢的無名英雄，和他們無比的克難精神，值得致其崇高的敬意！

大劊子手的真面目

筆者奉命後，迅即在上清寺某處山坡地覓租

獨立民房一棟，備供秘密羈押葉挺之用。三月上旬某日，獲得通知，葉挺即將由長江湖江押到。筆者遂率便衣憲兵數員，在臨江門江邊迎提。辦妥簡單交接手續，立即車送到預定住所。

新四軍事件既是當時熱門新聞，葉挺自然成為新聞人物。也是傳奇性人物。葉挺在新四軍事件以前已大大有名。早在民國十六年，共匪一手製造的殺人盈萬的「廣州暴動」，直接指揮者便是葉挺。事敗後逃往俄國。直到抗戰發生，毛酋才保薦他回國充新四軍軍長。對於這樣一大名鼎鼎的殺人魔王，想像中總以為是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物。想不到「見面不英雄」。乍見之，不過一村學究耳！中等身材，一襲舊布袍，瘦削面龐裝點着花白頭髮，年約五十許。由於長途跋涉，形容有點憔悴而帶憂鬱。表情嚴肅，大概由於剛到重慶，情緒緊張之故。自登岸以至到達上清寺秘密看守所。從未露出絲毫笑容。這也難怪，他自然為着自己的命運而擔心！筆者再三叮囑看守人員：務以最大容忍精神，善為周旋應付，即是本外弛內張原則，表面儘量客氣而實際嚴格的態度，使之就範。

葉挺初到上清寺臨時看守所，情緒不安性情特殊暴躁，對看守人員動輒發怒。倒不失暴徒本色。時已過午，筆者知其尚未進早餐，購雞絲麵，拒之；飯時又復拒食。三數日後，情緒方始平復，生活一如常人。

葉初到時，即向看守人員索閱日報。經請示允予閱讀中央日報。據看守人員報告：從午到晚，手持日報反復捧讀，連大小廣告也一再細讀。

大概他已很久沒有看報了，可見「精神食糧」的重要！葉挺在上清寺臨時看守所，居留約半個月，因為市塵環境複雜。且顧慮敵機空襲時避警報不方便。遂就近郊之「仁壽場」，另覓得民房一棟。該地原為憲兵司令部警務處看守所之疏散地。利用鄉間某氏家祠，略加修整，改造成看守所。並派有武裝憲兵一排警戒。所選定葉之看守所即在祠堂左近。不虞空襲。治安可靠，安全性較高。一旦有事並可獲得憲兵排就近支援。實為理想之秘密羈押地點。且交通方便，可通達汽車。距重慶市區約二十分鐘旅程。

一切準備就緒，遂由筆者親自陪同葉挺，送到鄉下將之安置。並於出發前，委婉告以爲避空襲而遷鄉下之理由，免其狐疑。葉雖態度倨傲，但尚稱自愛不敢有所違拗。惟始終保持沉默。途中除略與寒暄以示禮遇外，筆者不便利引其多話。

此後每週筆者必往巡視一次。一個月後，據看守人員稱：葉情緒平復，生活飲食完全正常。筆者遂報准將其活動範圍擴大至圍牆範圍內。此後葉就利用圍牆內的前後院落，種菜時花養兔以消遣。儼然一隱士矣。

某日，筆者前往視察。適葉在後院種菜施肥。筆者逕入其臥室察看，不覺大驚失色！

讀者諸君請猜驚詫的是甚麼？

筆者駭異的是那間臥室驚人的髒與亂！

臥室只有一床一桌一凳，照說不致弄得如何雜亂，可是這個特殊人犯把泥土草料堆滿房屋四週。又有白兔做窩四處奔馳打洞。簡直是一個亂七八糟又髒又臭的豬豕狗窩，那裏還像人的居處？

邵力子開了張收條

事後筆者輕責看守人員爲何不助其整理？據謂：葉不許他人入室打掃整理。日積月累才弄得如此髒亂。然則葉挺是有意要使其居處形成航髒污穢，故作驚人之筆以駭世驚俗？還是想藉此以表示「自毀」而向看守人員「示威」？總之，這現象是不容忽視的！筆者遂嚴囑看守人員應隨時注意其情緒變化，謹防其自殺。據當時筆者理解，葉挺之移押重慶，主要作用在保護其安全。具有政治作用。所以不僅要防範其脫逃與被劫持，還要防範他自殺。

葉挺在渝市近郊「隱居」到抗戰勝利。此期間，日寇的空襲已經減少。筆者仍每週前視察。每次見面，總要和他寒暄幾句。有時遇他高臥，或在園中灌溉，便避免和他見面。只向看守人員詢問其生活情形。又恐長期擔任看守的人員，日久玩生，經常加以鼓勵，使之提高警覺！總算平安無事，堪以告慰！直到三十四年初冬，才奉命予以開釋。並奉手諭：「交邵力子同志可也。」那時邵是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留渝的共匪頭目，如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王若飛、秦邦憲等，都由邵擔任聯絡。

筆者乃到鄉下迎接。此番用不着帶任何助手，單槍匹馬由筆者單獨行之。並奉張鎮司令面諭：「提回後不必再到司令部，可逕交邵親自接收。」筆者到了鄉下，向葉挺說：「葉先生，現在奉命請你回到重慶去，請即收拾行裝！」

葉挺聞言，知道是要開釋他，就露出從未見過的笑容。顯然掩蓋不住那分突如其來的驚喜！筆者立著等待他收拾行裝。只見他找出了一塊已成灰色的白布，攤在地上，到牆角捉了幾隻出生不久尚未長毛的小兔。用布包裹，提在手中，欣

然就道。並說：

「另外沒有什麼可取的東西了！」

筆者暗想：這傢伙倒還洒脱。真所謂「眼前無長物，窗下有清風」了！遂與之登車直駛國民參政會。溫煦的多陽，沿途尚是一片青翠。這時葉挺眉開眼笑，操其客家口音的普通話，頻頻與筆者談天說地。看見了山坡地遍種紅薯，也是話題。他說：

「你看！四川農民多麼勤勞！把每一寸土地都利用上了！在我們家鄉，像這樣山坡地是無人一顧的！難怪四川是天府之國！」

途中，他又談到美俄的問題。似乎他的國際知識，不算貧乏。

筆者將葉挺親交邵力子接收。並親寫收據一紙：

「收到葉挺一名。此據。」

遂與邵、葉二人握手爲別。筆者尚未登車，即見邵、葉尾隨出門。事後始知係將葉挺伴送到周恩來處。據翌日新華日報載：中共之辦事處曾鳴炮歡迎。並於新聞花絮中特別描述其手提白布包裹中的小兔子。

歷時年餘之捉放葉挺一幕，至此告終。

大約釋放葉挺之後一週左右，一架由渝飛陝北延安的美軍專機（註），忽在川陝上空失事。遇難的名單中有毛共重要份子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倘若葉挺遲後一週釋放，也許不致在空中送命，寧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哉！

（註）當時美軍在延安設立「軍事觀察小組」，陝西間經常有「交通機」來往，毛共重要份子均搭乘美機。「魏德邁回憶錄」曾述及之。